

论坛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问题

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满晰博

整理:傅芳 曹蓉

应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邀请,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满晰博教授于1987年10月8日到10月30日来华访问,双方就合作编纂一部英文版《中医学规范辞典》进行商谈并签定了协议书。在商谈过程中,双方就如何正确反映中医学理论的内涵和如何反映中医学真实内容的英译规范化问题,充分而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在此期间就此问题举办了研讨会,邀请在英译中医学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参加讨论。会上满教授作了三次学术演讲。现将满教授三次演讲的要点整理发表如下。

一、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的目的和必要性

(一)同一术语用同一对应术语翻译:大家都同意,同一中医术语要用同一的、相应的西方术语翻译。在这一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重建中医概念。因为翻译的目的是把中医学术传播到国外去,而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字和中医术语并不熟悉。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先懂中文再学中医,正象中国学者学物理、化学时不需要先学英语、德语而后学物理、化学一样。为了使现代国外医生达到中医应有的水平,就要求有一致性的术语,这也就是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的目的。

(二)翻译术语应有同一焦点:此点用举例来说明。如中医术语“气”含义较广,因而有不同的译法:air、breath、energy……,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解释,从而有不同的译法,这就往往使读者不知所指。为避免这一现象,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即“qi”。李约瑟博士也用译音的方法。这是第一步。又如“穴”字。本身有“洞”和“凹陷”之含义,这两个含义即是“穴”这个字的焦点,翻译的对应词也应该有此两种含义。二十年前我用拉丁词foramina,其本身涵义也有“洞”和“凹陷”之意。有学者将“穴”译作英文“Point”,而这个字就不含“凹陷”之意,这就与“穴”没有共同的焦点。

(三)注意认识论的背景:在翻译、介绍中医术语时,要根据当时认识论的背景。如对中医“脏”的翻译,中医的“脏”是一个功能模型。中医所说的“心”与日常生活中的“心”和西医术语的“心”含义有很大区别,如果不考虑这些,就不知中医的“心”代表什么。为了避免混淆,25年前,我采用拉丁词orbis来译中医术语“心”,一直沿用至今。在西方,有把中医术语“心”译成“heart”的,这是解剖学概念的心。通常,在中国当讲到西方医学的“心”时,指的是心脏,而谈到中医的心是指“脏象”之心,要把中医脏象的心说得很清楚,要用很多词来解释。这就是说,翻译时要考虑认识论的背景,要把中医术语的含义搞清楚。

(四)避免外来词的干扰:在翻译一些意思较简单、具体的术语时,比较容易译,如草药,可译作herb medicine。而有些词就比较难译,如把heart译成是中医的心,就把中医术语“心”的含义搞模糊了。又如白头翁,在历史上指的植物有十八种,在翻译前就必须先认定是某种植物,今天中医一致同意指Radix Pulsatillae,这一对应词应无歧义,中国药典也用此。说明一个中医名词只应有一个西医的对应词。这个原则也可引伸到中医“脏象”的翻译中。

(五)西方译者的责任:中医名词术语的翻译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要求西方学者把中医术语所指的复杂含义都搞清楚,并要求对西方语言中词的不同层次的含义(微小含义)都认识清楚。如“穴”,译成“hole”,就只有“洞”的含义而没有“凹陷”的意思,用“hole”译“穴”就会引起很大的混乱。因此翻译时要求西方术语有更加严格的含义。其次,当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其术语是中国学者所设计、创用的,如物理、化学方面的术语,因为他们需要采纳、同化西方的东西,也只有中国学者自己可以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但涉及到中医学就是另一回事。中国医学要为西方学者吸收、采用、同化,要由西方学者进行细致的调整工作。当然,西方学者要了解中国的科学和医学。

二、在实际工作中的细节和要求

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涉及中国语言学、中医的理论、比较认识论、西方语言学和认识论、临床医学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同样的重要,也是任何名词规范化的基础。现举例说明之。

“因”,在《中华大字典》“因”字条下有二十余种解释,当解释一个词时,必须要全面照顾它的意义,并要注意它最中心的含义。病因的“因”不同于原因的“因”,因为的“因”也不完全是原因的“因”。原因的“因”只是“因”的含义中极局限的一部分,把病因的“因”译成原因的因,会阻碍我们去了解“因”的全面含义。在中医学中,原因和后果有同时出现的情况,而在西医学中,原因和后果是有前后之分的;所以,十余年来我不把“因”译成 cause 而译成 agent,这个词没有任何时间概念。“因”可以在结果之前或之后发生,也可以同时发生,在中医学中,狭义的“因”往往是与结果同时发生。这个例子比较复杂,但理解了 这个例子,对后面的内容就容易理解了。

医学用语也容易与日常用语混淆。如日常用语的“寒”字,含义很宽,但与别的字结合起来,意义就清楚了。如译成 cold,就不确切。中医的“寒”有八纲的“寒”、寒邪的“寒”、病因的“寒”等。我认为,中医学是成熟的科学,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医的“寒”是更高层次的,抽象到较高水平的“寒”。我将它译成 algor (拉丁文),西方学者读到algor,就会考虑它的含义。

又如“扪脉”,代表一种脉象,“扪”的意义比较明确;有人用 onion-stalk 来译,我译作 cepacoulicus,在拉丁语中也代表葱茎的意思。又如“虚脉”,“虚”与“空”意义相近,但中医八纲中无“空”字,脉象亦无“空脉”,只有“虚脉”,可见“虚”与“空”在中医学中有明显区别。而现在把“虚”字译成“空”字 empty,把“实”译成 full,都不恰当。虚脉之“虚” inanis,“实” replete。如果这些字译不好,中医学的内容就会失去科学性。

三、中医名词术语国际规范化语言方面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考虑语言搭配程序问题,而涉及新思想时,就要注意语言的搭配。不同的语言搭配会产生不同的准确性。有些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书,包括中医的书很难懂,不准确。如有的词有中心含义,还有外延的意义。其实,不管何种语言,不论是汉语、拉丁语、英语或阿拉伯语等,其准确性都决定于它的上下文。中文名词术语含义比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要宽些,但经上下文的搭配,其词的意思也就明确了。

在语言学方面宜加以区别的是:日常用语、哲学、诗歌用语和技术用语。哲学、诗歌用语含义较日常用语为广,而科学技术用语意思非常精确。日常用语含义也较广,常需要看上下文才能明确其意义,而技术用语只是一个意思,不会与别的词义混淆。

在翻译中医名词术语时,有下述情况会造成不准确:一是读者对中医不熟悉;二是读者对这种语言没有很好掌握;三是没有实践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名词术语就会失去准确性;四是翻译过程中失去准确性,有人在把古文译成现代文时也有失误,如再据此译成英文就会再一次失误,这些文字如再经过多次转译,准确性就很差。如果有人认为中医概念不准确,他自己应该检查是否是理解得不准确。我可以说许多认为中医不准确的人是因为他自己对中医的不理解。

这里再简述一下规范化词典的问题。词典要给读者以准确、清楚的解释。在翻译中医名词术语前,必须把名词术语的中心含义和全部含义搞清楚。如前所说,要找出所译术语和对应词的焦点,并注意所译术语在原文上下文中的意思。这种词典在译成西方语言时,可以是 dictionary,也可以是 encyclopedia(百科全书)。后者在解释一个词的中心意思时,还说明它的外延意义。《中医大辞典》就属这一类。

规范化术语既要有技术的准确性,又要有不同意思的解释。我们准备编著的规范化词典内容将包括两部分即词汇部分和名词术语对应表。词汇部分是用来解释名词术语的意义的。中医的主要名词术语在这部分表达出来。名词术语对应表部分则要列出对应的不同语言的名词术语。有些学者不一定要了解一个词的理论方面的含义,而要了解另一种语言的对应词。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排列出的对应词包括汉语拼音、拉丁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如数字的对应词就包括数、shuo、accelerate(英语)、baschlennigh(德语)、celer(拉丁语)……,从此表可一望而知,中医名词的各种不同语言的词。对每一个词,都应从汉文的原意去理解,而不从其他语言来转译。否则,会失去中医术语之原意。如中医紧脉之“紧”,就不能从拉丁文“紧”字来理解。现在有些学者把“紧”译成 intension,从技术准确性来讲就成问题。我们编撰这样一本词典,是提供国际上不懂中国语言的人阅读的,阅读这本词典的人只要懂得其中的一种语言,就能从词表中找到对应的中医术语,从而更准确的理解中医名词术语的原意。词典仅仅是一种工具,供国外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医。

(蔡景峰审阅)